

国 外 科 幻 小 说 丛 书

外星怪物

丘宝华 等 编译
吕 欣

- ★ 时间制造者
- ★ 人体移植
- ★ 恐怖玻璃猫
- ★ 时间隧道



上海远东出版社

外星怪物

丘宝华 吕 欣 等编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4 号

外星怪物

丘宝华 吕 欣 等编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政编码 20023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字数 109,000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1—7000

ISBN 7-80514-776-0/I·123 定价: 4.10 元

编译者的话

科学幻想一直是西方文学中的一个热门题材，年长一些的都知道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和乔·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年轻人对艾塞克·阿西莫夫的名字也不陌生。科幻小说之所以能成为通俗文学的一个大类，不仅仅是因为它能超越时空，让读者在想象的世界中恣情漫游，具有很强的娱乐性，而且能帮助读者脱离现实，从全新的角度反观世界和人生。

目前，欧美的科幻小说早已是繁花似锦、多采多姿的一片园地。这里面有星际太空，机械电子的惊险断，又有似梦还醒，真伪莫辨的幻想世界。本科科幻小说多以航天飞行、太空生物和离奇的幻想世界为主要选材对象。例如，“外星怪物”，讲述了地球人在河外星系的一个星球上，与外星兽斗智斗勇的惊险故事，反映了人类的智慧和美德。又如“时间制造者”，讲述了一个能使时间倒转，停止，飞跃的神奇钟表匠弃恶扬善的奇妙故事。“恐怖的玻璃猫”，则是反映一只似有灵魂的玻璃猫摆设，带给一个家庭灾祸的悲惨故事，情节惊险动人，令人心惊。“人体移植”又叙述了一个动人心魄的人间悲剧，发人深思。

总之，译文的选材不仅注重情节和可读性，还特别强调小说的内涵与深度。通过这部系列小说集，读者对今日欧美科幻小说的现状也会有一个概要的了解，并且能够大大开拓我们的视野和思路。

在本书的编译工作中,还有宋丽薇、宫琪和绿云等同志参加部分小说的翻译和编写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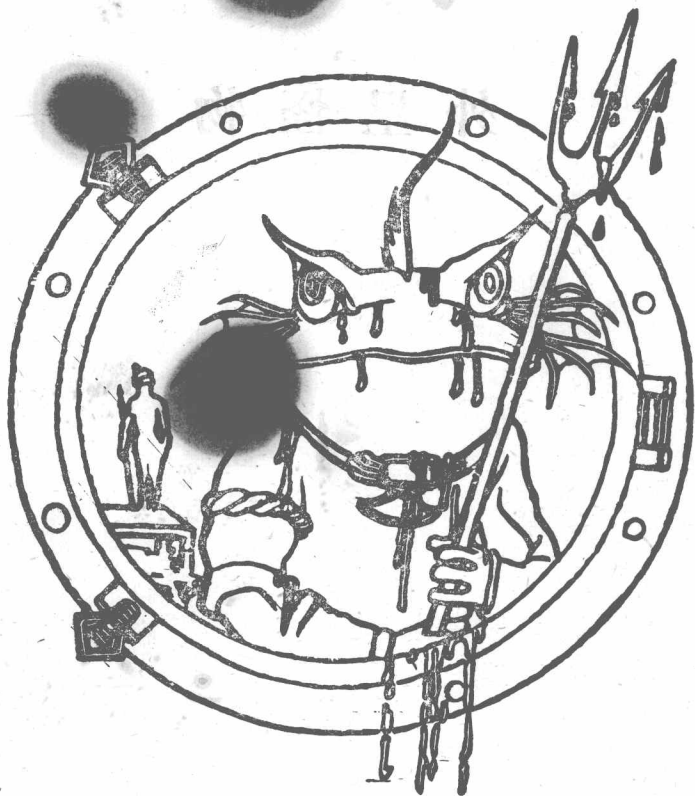
编译者

目

外星怪物	1
时间制造者	35
人体移植	61
恐怖的玻璃猫	103
时间隧道	123

外星怪物

000000



上 风 浮 垫

卡佛在温热的海水中漂浮着，眼看着一种海生物变成了食肉类。就在刚才，它还是一个无害的食腐类。不一会儿，它的身体随着咸水的吸入，扩张伸展开来。它的尾巴变成坚硬的尾鳍，嘴向后展开，成了食肉类那种可怕的下腭。它的上身变成暗黑色，肚皮却是一片死白。这种色彩正好适于深水捕猎者，假肢快速摆动，食腐类那种小心翼翼的举止变成了迅速、准确的冲击，尖牙利齿准备咬碎遇到的一切生物。

这是卡佛第一次看到模仿鱼的全部表演，吓得他立即离开了水面，他离开水面已有一百多小时了，只有饥饿才把他又赶回海中。这孩子长大了，不潜水干活就得饿肚子。现在他在水中已有几千小时的历史了。这种突然的改变使他很舒服。模仿鱼并不可怕，它可以模仿十几种食肉鱼来吓退较小的食腐鱼。通过观察模仿鱼的动作，卡佛可以知道哪一种食肉鱼在草窝石穴中捕食。模仿鱼和被模仿的食肉类都不是真正的鱼。它们都是些狡猾的，恒温的海兽。用桨一样的假肢滑行。卡佛不知道他用的这些名字都是错的。他也不是什么鱼类学家。只是个漂落到荒岛海边的地球之子。他只是使用他所见到的那个世界里的语言。

每一种气味，每一种振动都使模仿鱼发生变化。这条鱼是听到或是闻到了一条深水魔从水底漂上来。深水魔从不吃同类，所以微妙的模仿就是有效的自我保护。

卡佛没有自我保护，也不会伪装，他感到了危险。他必须快速潜游，在深水魔到来之前离开这里。他用脚蹼猛地在水面上一蹬，就潜进了一个最近的石穴。这个海中洞穴口挡着蓬蓬乱草、里面尽是些不祥的阴影。迅速行动并非莽撞。他周围的草丛里有比深水魔更糟的东西。洞口都是马勃毒菌，带桔红色或黄色斑点的硬刺使那些食肉类都不敢靠近。没什么东西能吃马勃或至少不能长期以它为食。卡佛曾见过一个潜水员被马勃刮伤，还没到水面就死了。那受害者的肌肉被严重豁开，背部折断，肠子从嘴里吐了出来。马勃的唯一好处就是速死。而刺虫毒液会让人折腾一百个小时受尽折磨，使受害者有足够的时间来懊悔自己的错误，然后死去。

卡佛抓住安全绳松一下，然后游进了洞穴。粗大的树根支杈形成一个3米宽的曲折洞穴。卡佛怀疑深水魔也会跟踪来到这里。在洞穴中一点疏忽就会使猎手和猎物与根底带毒液的居住者遭遇。深水魔喜欢在树根边缘游戈，那里食物不多但却很安全。卡佛也必须在这里工作。他光着身子在五颜六色的马勃和蓝色条纹的刺虫中间穿行，因为只有在根边才能找到海石。

卡佛憋足一口气，用撬棒挖出根边的海石。实在憋不住气了，他就停下手来，回到安全绳上，窜上水面。

一个真正的深水魔静候在洞穴入口处。卡佛只看一眼就能辨别出这是只真正的食肉类。这两百公斤的食肉类与模仿鱼一样面目狰狞。腭下的白牙利齿连模仿鱼也不能模仿。深水魔狡猾凶狠。卡佛曾经见过一个深水魔在吞食比它大好几

倍的海蛇。深水魔将它的肉一块块撕下来，不将它立即咬死，以保持肉质的新鲜。

深水魔已见到卡佛的安全绳伸进洞穴，等待着美味自己出来。卡佛像条上了钩的鱼，绳线的另一头连着死亡。这个男孩子呼出一口气，甩掉了缠腰布，将背带和货袋绑在安全绳上。他只穿着脚蹼更深地潜入阴暗的洞穴，寻找通向水面的出口，水压刺痛着他的耳鼓，阴影罩着他全身，随着缺氧的加剧，他的眼前模糊了，四肢愈来愈沉重。

卡佛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一个白圈圈中射入玫瑰色的光线。他使劲往上一蹬，头伸出了水花四溅的泉水水面，肺像炸开一样，他大口呼着气，由于过分疲惫只能慢慢地踩着水。这里是上风浮垫的边缘，头顶枝叶繁茂处露出空隙。卡佛可以从阴暗的水中看到玫瑰色的云彩在茂盛的植物上方飘过。粉红色的云彩边缘环绕着一圈光环。

卡佛抓住一根树枝把身体提到浓而潮湿的空气中。咸水刚顺着身体淌下去，很快又冒出汗珠。卡佛喜欢水中的感觉，那里温度低好几度，也不刺痛人，要是没有刺虫，马勃、刺背和成群的食肉兽，他倒愿意享受大海凉爽的拥抱。

湿度极大的空气中一股臭氧味，几秒钟的雨淋使他坐着发抖，希望再也不要潜水了。颤抖一过去，他走出树丛，沿着小道走到他绑绳的码头。绿色的腮跳虫，一种细长身上长着令人吃惊的鳍和小干鳞片的高智力的星球生物，成群结队地从他身边绕过，好像他是个活动的障碍。腮跳虫对环绕它们的大洋都视而不见，更不会去注意一个年轻的人类。卡佛长大学习潜水时，他渴望着成为腮跳虫， he 希望有绿皮肤和鱼鳞，从不挨饿、从不下水。现在他已抛弃了这些孩子气的怪念头，他天生就是个潜水员，也希望作为潜水员去死。他母亲给

他在水里作了新生儿洗礼，告诉大海将把她儿子培养成一个健壮的游泳者。卡佛的父母都是潜水员，都死在水里。那孩子也学会对腮跳虫不以为然了，就像他们对他不以为然一样。

卡佛沿着小路走到头，跨下码头，在这里充斥着一股海水味，这种海水不能入口，却色彩斑斓。空气与水面都被几公里厚的大气层压成扁平，温室效应使空气和水热得发烫。星际指导站说空气可呼吸，但可忍受才是更确切的词。远足者到这里来钓鱼，然后再回到登陆舱进行空气过滤，远方云端某处有一个昏红的太阳，总是照耀着这个星球的阳面。因此这世界的一半罩着一片红色的昏光，而另一半世界是一个又热又黑的火炉。卡佛从未到阴面去过。阳面已经够糟糕的了。

一群人围在他放松了的安全绳周围。最外圈是旅游者，毫不掩饰地希望发生什么悲剧，这是一群典型的旅游者，戴着呼吸过滤器，穿着华丽的服装——薄纱羽翼，齐整的银发饰、铬黄色的染肤膏，圆环状的紫色纤维制品遮住下部——不过服装里的金属却让他不安。一些叮咣作响的异国装饰上的金属的价钱比他潜水一百个小时所能挣到的还要高。卡佛尽力压制住怒气，怒气对潜水员没有好处，他还没有见识过宇宙，也不知道仇视那喂养你的人是种普遍现象。

他钻进旅游者人群，看到潜水员跪在地上闻着水面上是否有血腥味并在审视着模仿鱼。他们站了起来，看到了男孩，高兴地拍着他的背，卡佛收起安全绳，将货袋里的东西倒在码头上，海石滚了出来，他选了块纯红色的给了那个帮他看绳的。

看到他侥幸生还，旅游者都围上来观看他的石头。一圈人和星球生物的脸使空气更令人窒息，氧气都被那些愚蠢的嘈杂行动浪费了。浓厚的大气层和覆盖星球的海洋使二氧化碳和氧气保持了平衡。但这种平衡并无人类卷入。高大气压使空气可以呼吸，将相对稀少的氧气压入血液。潜水员下水前从自动售货机中买一口纯氧。纯氧使卡佛的喉咙发烧，头发晕，但纯净的高压氧能保证潜得更深更远。

这次捞上来的海石在码头上闪耀着光辉，漂亮极了。只有几个是发白或是浅黄的，其余都是深红、海绿和靛蓝色的。卡佛卖了好价钱。外星人总是在码头上付好价钱。海石是一种小金属矿石，由各种寄生在根垫底部的微生物产生的。这些石头本身很普通，在外星球上也很容易制成。旅游者真正花钱买的是一种危险，卡佛讨价还价，一边描绘着那些充满毒液的洞穴，模仿鱼和深水魔。一个可怕的故事，由一个光着身子的男孩讲述，他又是遍体鳞伤，这些都可以使价码翻番。麻木不仁的人完全可以从水族商店里以便宜得多的价格买下这些石头，但那些追求真实的人必须到码头上来，亲手试试这不祥的海水，向那些冒着生命危险采石的潜水员去买海石。每件珍品都有一个神奇的故事。外星人绝不会跨越时空来买那些可以在家乡买到的金属块。

卡佛知道其中的奥秘。要是这个世界里的海水不是这么充满危险，外星人就会去拣他们自己海岸上的石头。那么他和其他潜水员就会挨饿。

石头卖完了，旅游者四散走开，潜水员也去买氧气或是躺在绳边为下次潜水作准备，其余的三三两两的闲聊或用未售出的石头赌博，那些怕水的人只能孤独寂寞甚至沿街乞讨。一个女潜水员胡乱地弹着洋琴，几个用管笛加入演奏，曲调是

古代地球留传下来的，卡佛一边费劲地穿上湿透了的缠腰布，一边哼着他根本不知所云的歌词：

让这圆圈完好无损，对，完好无损，

天上更好的世界在等待着，对，在等待着。

卡佛停止了唱歌，他四处搜寻，感到难以置信。他的撬棒没了，他肯定是在逃避深水魔时，把它忘在洞穴里了。这个金属工具太重要了，卡佛拽了一下安全绳，准备潜下去把它找回来，可一见到深灰色的海水他却止步了。那撬棒早已沉入灰蒙蒙的海底深处，越过了深水魔。那里的压力大到可以冲走金属，可以压扁铁甲鱼。这里接近星球的沉陷层，无数孔隙和火山口喷涌出的矿物质使海水带有强烈的金属味。

卡佛站在码头上不知所措，为这世上的不公而哭泣，思念着他的母亲和父亲。几乎每个小时都有许多飞艇降落或是离开这个星球。一艘出色的飞艇降落在附近，天炉云雀号。灯泡般的艇身，尖顶鼻。边上停着一艘汽垫船，双船体，船尾上装有流线尾翼。这两个运载器上肯定都装了上百吨金属，无空气的星体和无生命的小行星上有大量金属，可在这个海上每一克金属都来自轨道或是从矿物质丰富的海水里筛选出来的。腮跳虫根本不用金属。只有那些使用硬通货的旅游者资助金属进口或生产，在星球上最常见的金属生产者那些产生海石的微生物。但它们的收获多数被外星人当作珍奇古玩弄走了，留下的金属价格昂贵。这根撬棒是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财产，这是他们留给他的唯一的物质财富。那撬棒的几公斤金属要花费他上千小时潜水所换来的硬

通货。

码头上一片喧闹。卡佛听到管笛和钢琴的演奏，伴随着赌徒的喊叫。他丢失了一半生计，却看到别的潜水员这么高兴，这使他很气恼。可事情就是这样，一个死去的潜水员被拽上岸时音乐往往奏到最响程度。

卡佛注视着那水翼游艇，有两个外星生物从舷梯上走下来。第一个是条狗。这种狗在波江星座很常见。很适应星际旅行，像个半蹲半站的鬣狗或是一头大狒狒，这条狗也许是宇航员，穿着一套失重服，一根控制线贴在左腮边。这只狗带有一种奇特的悠闲气质，称呼他的大个子伙伴为科·麦道克斯。科·麦道克斯是外星水兽，与卡佛以前见过的完全不同。他有脚蹼，两条长腿以及游泳者的宽胸，正中一个扁平的两栖兽头，背毛从头颈通过背鳍一直连到背柱。这个动物的两肢下生有腮纹，鼻孔可以闭合，不让水进入肺中。卡佛很羡慕那脚蹼和健壮的四肢，心想要是我有它的一半就能适应水中生活了。这外星水兽没有衣服，没有明显的性别，颜色像深水魔。上黑下白。整个肤色带有蓝灰色，好象其居住的星球色彩更白更亮。那突出的肌肉和轻快的步伐显然说明那个世界引力更强。而这里的引力是地球的1.6倍。

科·麦道克斯通过标准的旅游者话机对狗说话：“我答应爱普西伦波江星座四号的动物生态学院，给他们弄一批银齿鱼，再过几百小时，学院的大推力火箭就要来运货。”

“银齿鱼？挺有意思，也很艰巨，”狗说。“我应该与你一同下水，可我有恐水症，一听到水，我的皮肤就止不住起鸡皮疙瘩。”

“对你的缺陷我很遗憾，”那个大个外星动物将话机调到可怜与蔑视的混合处，“我只要在市场上找几个适于深水工作

的生物即可。”

“你选好什么物种了吗？”狗也有个话机，正调到乐于帮助与漠不关心之间。

科·麦道克斯指着小路上摆弄荚果的腮跳虫。“这个星球上有一种半智慧生物。它们应该最了解这里的水情。”狗又把话机调到有趣点：“腮跳虫和我一样，从不往水里去。”

科·麦道克斯吃惊地停在离卡佛几米远的地方，腮纹张开，背脊骨直立。“这个星球几乎全是海洋。一个有理性的种类怎么能忽视它呢？”

“腮跳虫有理性吗？”狗说，“它们对咱们也毫不注意，很难说它们是有理性的。显然它们自以为很谨慎，它们和几种水生物有亲缘关系，这些生物都生活在浅海。它们仍然长着僵化的鳍和不完全的腿，并因此而得名。”

科·麦道克斯的头没有颈部，无法点头，于是这外星水兽将话机调到不耐烦语调，“这样它们就更应该在水里了。”

狗乐了，他从人类那里学会用露出尖齿来表示幽默。“亿万年前远古腮跳虫学会种植这类植物垫，收获垫荚果。现在已有几百个植物垫，有几千平方公里面积，每个垫子上有一个种类的腮跳虫生活着。它们一旦离开海洋，也许觉得没什么特别理由一定要再回去。这里水下可不怎么安全。”

卡佛暂时忘却了自己的烦恼，因波江狗的幽默而笑了起来。高金属含量使这种荚果对人类有毒。如果卡佛能靠收荚果为生，他怎么也不会再回到水里的。

科·麦道克斯在言语词汇中找了一个脏词，然后说道，“那么我找谁来进行深海工作呢？”

“找他呀，”波江狗用尖嘴指向卡佛。

“哦，”科·麦道克斯的话机发出一种极度的失望。“我已经有一个了。说实话，我想找一个更好些的，这类生物不适于水下工作。”

波江狗耸耸肩，这又是一个模仿人类的动作。“他们肯定能干，这里所有生物都用人做水下工作。他们食用加工食品，过滤水使他们很温顺，并且急于讨好其他生物。当然，我得称他为‘人’。要叫他们‘生物’他们可不太乐意。”

科·麦道克斯不太情愿地谢了波江狗，跟他告别了。科·麦道克斯走过来时，卡佛已经站了起来。“人”，那外星兽说道：“你能干深海活儿吗？”

卡佛连连点着头，边笑边说道：“是啊，是啊，太能干了。”他想在这个大外星兽引来一群人之前赶紧把工作定下来。稳定的工作对潜水员的吸引就像血对模仿鱼的吸引一样。

“以前在深海干过吗？”科·麦道克斯仍在左顾右盼，想找什么理由拒绝这个人。

“干过，干过，”卡佛认真地撒着谎，同时觉得因两个外星动物的谈话就改变了他的生活感到惊奇。

“你对银齿鱼熟悉吗！”科·麦道克斯还是不愿意抓住这个轻而易举便可得到的猎物。

“当然了，很熟悉。”如果能帮助他得到工作，卡佛简直要发誓说他和它们住在一起了。

科·麦道克斯同意了，捡起了卡佛的安全绳，关于报酬一句话也没谈。可到那时为止，卡佛还没有为工资干过呢，还有什么比一个潜水员丢了撬棒更糟呢？

科·麦道克斯用安全绳牵着卡佛登上水翼船，等舷梯在他后面收起来，消失在无缝船壳里，卡佛真正相信了自己的好运。“我还雇佣了一个人，”外星兽说，“他会给你分配工作